



财富魔戒 大系列
CAIFUMOJIEDAXILIE

大萧条

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为凝重悲怆的画卷

THE AG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美】狄克逊·韦克特 / 著 何 严 / 译



历史总在重复自己，经济周期也会不请自来
经济衰退、企业倒闭、贫穷、饥饿、失业、无家可归……
80年前的大萧条，80年后的今天是否会再次上演？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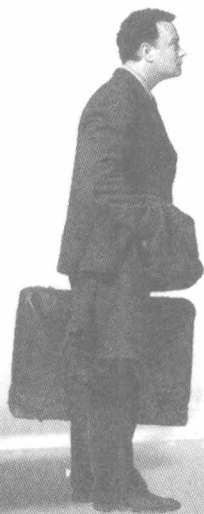
财富魔戒大系列
CAIFUMOJIEDAXILIE

大萧条

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为凝重悲怆的画卷

THE AG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美】狄克逊·韦克特 / 著 译者：何严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萧条：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为凝重悲怆的画卷 / (美) 韦克特 (Wecter, D.) 著；何严译. —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635-1956-9

I. 大… II. ①韦…②何… III. 经济史 - 研究 - 美国 - 1929 ~ 1941 IV. F1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281 号

书 名：大萧条：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为凝重悲怆的画卷

作 者：狄克逊·韦克特

责任编辑：王文晶

出版发行：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 (100876)

北方营销中心：电话：010-62282185 传真：010-62283578

南方营销中心：电话：010-62282902 传真：010-62282735

E - 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35-1956-9

定价：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联系 ·



中文版序

PERFACE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那个年代。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大萧条》所展示的 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

《大萧条》作为“美国生活史丛书”的最后一卷，由于作者韦克特教授亲历过他所描写的那个时期，所以，他得以能够从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度，以白描的方式，冷静、客观地向人们展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为读者临摹了一个充斥着种种矛盾的时代，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凝重与悲怆，忧伤和希望。不论是真实的事例，还是精确的数据，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韦克特的谨慎与务实。

它除了揭示经济萧条的影响之外，还涉及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百姓生活。富翁与贫民，经理人与失业者，老人与小孩，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甚至还有城乡的变革。可以说，这本书是了解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字里行间，韦克特以长镜头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大萧条带给美国的影响：经济萧条与衰退；政府竭尽所能力挽狂澜；社会文化经历新的洗礼；人们的生活从富足到贫穷的跌落；四处游荡的失业者；在垃圾堆中争抢食物的妇女；为了温饱而打工的童工……一幕幕让人无奈又心酸。这也正是本书和以往描述美国历史的书籍有所不同的地方，作者并没有对笔下的这段历史妄加评断，而是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更着重于描写，而不是反思和阐释；它常常讲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为什么会发生；它逐步揭示显而易见的、而不是晦暗不明的后果。而正是这种不经作者反刍和爬梳的忠实记录，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更高的历史价值。

书的前部分着重于描述政府在大萧条情况下的努力，关于新政及其立法的笔墨颇多，充分展现了世事艰难时，政府带给人们的庇护和信心，尤其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更是深入人心。

“唯一让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70多年前，罗斯福的话语在今日听来仍是睿智而催人深省。尤其是在金融海啸肆虐的今天，如何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把握时代，也是我们读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之后的几章则关注年轻人和老年人，关注新有闲阶级，关注文学和艺术，以及科学和消费，最后一章讨论外交事务对美国现场的影响。

韦克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本书再一次证明了他运用机智语言精准概括宏大主题的天份。很多文字都被他赋予很强的逻辑性和洞见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常说：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相同的事情往往会在岁月的淘洗中不断轮回。对于这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今天的人们或许仍旧能够从现实中找到它的影子或者照见不远的将来。

而这，也正是这些文字得以传承的意义之一。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惊天之变	/ 001
第 2 章 新生活蓝图	/ 019
第 3 章 新总统上任	/ 031
第 4 章 罗斯福新政	/ 047
第 5 章 公民与政府	/ 063
第 6 章 工会在行动	/ 085
第 7 章 城乡变革	/ 099

第 8 章 老地区与新区域	/ 125
第 9 章 求变的年轻人	/ 145
第 10 章 社会保障	/ 167
第 11 章 新有闲阶级	/ 185
第 12 章 阅读、写作与革新	/ 209
第 13 章 消费与科学	/ 235
第 14 章 命运之约	/ 253





惊天之变

From riches to rags

第
一
章



1929 年 10 月中旬，在每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面前所呈现的，似乎是一片繁荣到极致的景象。去年，新当选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彻底征服贫困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们还未实现目标，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倘若我们继续过去 8 年来的政策，勇往直前，终有一日我们会把贫穷从美国彻底驱除”。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经济誓言，被后来的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理想愿景。与此同时，欧文·费希尔^①和那些自鸣得意的经济学家也都宣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片永久的繁荣景象。

这看似是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果实，比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乐土”更让人神往。南北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在 1929 年 10 月的第三周，亨利·福特甚至还筹办了“白炽灯发明 50 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的伟大发明，总统和社会各界名流应邀出席。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时尚和广告的效应，刺激人们追逐着最新潮的东西，梦想拥有更多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异常繁荣，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热衷奢侈品，而是凸显了不均衡的购买力。

富裕的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

^① 欧文·费希尔（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经济计量学先驱之一。

郊区社团占主导”，一位观察员在1929年夏天曾这样写道。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以及爱管闲事的反沙龙联盟等团体，其团结和友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他担心，这会“滋生类似日后法西斯的组织，如果那时有法西斯的话”。但不管怎样，人们的目的空前地一致，那就是对成功的膜拜。勤劳致富和勤俭节约的美德逐渐被迅速致富的理念所取代。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可能会更理解这个时代的精髓。

1929年1月，沃尔特·P.克莱斯勒入选当时最有活力的《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在过去一年中，他推出了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道奇兄弟公司，着手建设了一幢68层的巨人——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厦。1929年，小威廉·里格利荣登《时代》10月14日的封面。此后，哈里·R.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拉蒙特陆续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在华尔街崩盘前的最后一期《时代》中刊载了《财富》的创刊宣言。长达3页的宣言中，宣扬了美国人的伟大功绩——商业。同期刊登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包括巴布森的《报告》（“如何连续而高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男人他成功的时刻吗？”）、罗伯特·I.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还有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这些英雄般的年度人物和诱人的广告语，以飞一般的速度蔓延，连续不断地刺激着读者脆弱的神经。

从派克大街上价值高达45,000美元的公寓大楼、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皿装饰的豪华浴室，到为限期完成制消费而降至2.50美元的口红和50美分的剃须刀，广告标榜的都是高档品，而非廉价货。在这种为了持久繁荣的经济博弈中，不落后的捷径只有一个——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1918年才开始购买“自由公债”，但他们很快便迷恋于此。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10年间这个数字攀升到70,950人。更普遍的事实是，报纸的头版头条不再引人注目，金融专栏成为了关注的新



焦点，人们手忙脚乱地搜寻各种业内的消息。类似“老顾问”的节目成了电台里的热档节目，塞缪尔·英萨尔像四平八稳的教父一样讲述着他作为经纪人的经验与智慧。

公众对经济周期神话的关注与日俱增，左右它的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运作的问题，还是创新的方法，是希望或恐慌，还是太阳黑子，这些都不得而知。乐天派认为，旧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虽然艰难的日子即将到来，但只要每个人都充满信心，那么这些阴霾终将过去，天空终究会回归晴朗。要知道，衰退只是例外，繁荣无可争辩。经济周期的规律不为人所左右，无论是有闲阶级，还是想邀功的共和党人。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放言：“假使一个人每周拿15美元用来购买优质普通股，那么，按每月400美元的投资收益来计算，20年后他将至少坐拥80,000美元，这种收益会让他富起来。我坚信，任何人都能富起来，而且也应该富起来。”

大多数股票以这种形式买入，即投资者只需付1/4的现金，余下部分由经纪人向银行借款支付。1929年2月，这种经纪人借款的信用结构摇摇欲坠。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银行被勒令禁止为这种目的的投机贷款，但以查尔斯·E.米切尔为首的私人银行家却向这些投机商大开便利之门，借出的数百万美元严重刺激了人们的信心，导致了一系列的无序状态，消费需求、生产效率以及股票的收益都陷入混乱。一方面，富人越来越有钱；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收入微薄的人却倾其所有，抵押未来去换取收益。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交易，百分之九十无异于风险赌博，而非所说的长期投资。

不知不觉间，经济调控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新秩序逐渐建立，剥削投资者、账目欺诈成为其让人厌恶的典型特征。源自19世纪晚期的控股公司日益兴旺起来。它形式多样，既有少数股东控股的跨区域连锁帝国，也有类似统占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领地的塞缪尔·英萨尔那样的利益集团。与它的规模相比，控股公司拥有的权力简

直不值一提，“一只 96 英寸的大狗摇着一根 4 英寸（1 英寸=2.54 厘米）的小尾巴”，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形象地描述这种悬殊的对比。

众多这样的控股公司层层叠加，就像一座巴别塔，塔尖虽伸向天空，可下面却岌岌可危。公司常以控股公司形式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以逃避监管部门，混淆大众视线。1930 年 1 月，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在其破产导致 50 万客户的财富一夕化为乌有的前一年，为隐瞒日益严重的亏空，它投资 100 美元，成立了一家虚拟公司，购买它投资的另一家虚拟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假象，欺骗民众。后来，人们才从闹剧中逐渐意识到外表光鲜的银行早已成了债台高筑的空壳。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华尔街病症的又一表现。其职能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并发给股东和受益人一定的收益，这种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值证券清单。这样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的，另外一些是“软性”的。投资证券的形式非常灵活，比赌博公司好不到哪儿去。客户把“赌金”交给“赌台管理员”——信托投资公司。据说，美国约有 450 万人就这样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只剩下不足 2/3 的本金，损失的总金额高达 30 亿美元之多。



守在银行外等待兑换现金的人们

1929 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用的过度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瞻前不顾后的迅速融资过程，融资的加速也给美国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330 亿美元的公债和 1,000 亿美元的公司



及个人债务。而国家的经济境况只有不断扩大市场和繁荣经济，才能得以成功维系。购买力的稍稍下降和价格的细微回落，都会引起经济的大震荡。尽管经济学家把庞大的信用运作称为一股新的力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原动力，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它。在 1929 年，大部分美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增长，甚至对那年 9 月 3 日高峰时记录的 80 亿美元的信用也毫无概念。

分期付款之类的信用膨胀似乎更为普通人所熟知，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摧毁“销售阻力”——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中得到再一次的扩张。生产者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消费者无力购买，相对于降低产品价格，或是指望民众购买力提升，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容易为生产者所接受。到了 1929 年，这种方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然而在大萧条的透视镜下，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包括夸大的价格、过高的还款利息等等。某些州的法律甚至以这种方式为名，扣押一个人的所有工资，直到他还完所有欠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化的产业发展，使每一座中心城市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这样的网络模式，集制造、销售和分配为一体，高度整合了大陆经济，但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边境、农场、乡村以及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城市的迅速崛起所淹没。1870 年，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 50%，20 世纪 20 年代则占到了 80%。城市工业从此开始发号施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工业结构和团体生活，以及工会和劳动立法下的组织机构，使工人团体一改以往的懒散放任，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具凝聚力。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 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

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

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 1917~1918 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早在 1926 年，失业者就有 15 万之多；到 1929 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 180 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 年，16 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 150 万美元，而在 1928 年，一年就花费了 2,000 万美元。

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 1929 年大崩盘前的 6 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 2 家的频率发生着，但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 1/5 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这让国家损失了大约 150 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 1929 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国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 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

1923~1928 年间，美国投机收益指数从 100 增到了 410，而工资指数仅从 100 增至 112。这导致消费品的收益大大减少，远远低于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购买新的生产设备的投入，更比不上流入富人腰包的资金洪流。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到了 1929 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人们常用卡莱尔的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解读这种现象，“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委员会更是形象地把这段时期喻为“富人的敛财狂欢”。

当时，2/3 的储蓄是由年收入超过 10,000 美元的家庭存下的，2/5 的家

庭年收入不足 1,500 美元，1/5 的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 1,000 美元、入不敷出，那些收入在 5,000 美元以下的家庭，要花掉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中，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有可观的储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做的研究显示，在 1929 年，收入超过 100,000 美元的 24,000 个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600 万个家庭收入总和的 3 倍。也就是说，最富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穷家庭的 630 倍。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储蓄导致了设备的扩大，提高了效率，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导致了更低廉的价格，增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然而，这条因果链在 1929 年暴露出了它的薄弱环节——全国的产出并不能为公众的购买力所消化，一是工资涨幅较小，二是 1922 ~ 1929 年间零售价格实际上并没有下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并没有以低价格的形式为消费者所共享，而是摇身变成红利、储备金、高薪和奖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0 年中，新的设备、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效率顾问”的服务使美国的生产总量提高了 1/3，尤其在汽车行业领域，生产效率甚至提高了 3 倍，但是，托拉斯、联合、兼并等形式的垄断却使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在这片繁荣中，生产商只获得了丁点好处，普通消费者那里更

是只有零星的碎屑。按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去计算利润，而不是按天或季，这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后人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在赞扬技术专家后所发表的评论：



1928 年芝加哥的汽车展

充分了解

20 世纪 20 年

代的经济史后，我们会发现，这场终结新一轮繁荣的大崩溃，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工业进步带来的好处。

更多的谴责而非称赞逐渐指向工程师，有人声称，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机器取代了人。过去，管理层不大愿意更新设备，工人也对“机器铁人”心有恐惧。因此，在面临最早的大范围失业威胁时，机器常为人们所谴责。如今，技术的表现异常出色，它防止了浪费，提高了效率，人们期望这一魔法也会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在这样的希望下，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他管制经济的理念也应运而生。在1929年，几乎没有人能预测这一计划的全局。也是在这一年，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与人力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打破了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

1929年10月末，在焦躁不安的繁荣世界中，一场风暴突然降临，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轰隆炮声，暴涨至奇高的23支股票引发了纽约交易所的恐慌。10月24日，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的那天，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溃，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鬼哭狼嚎，撕扯着自己的衣领，手脚并用试图跟上抛售指令。华尔街上人头攒动，眼睁睁地看着大银行家们乘坐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听闻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街头，病态地期望脚手架上的人纵然跃下。

开始，这场灾难似乎已经被那些金融魔术师们阻止了，当民众为此而欢呼雀跃、刚刚松了一口气时，紧随而至的让人眩晕的跟踉又把市场拉进了新的深渊。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月底时，150亿美元的市值化为乌有，年底这个损失估计会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摇晃后，乐观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像豪华油轮上的乘客不相信甲板已被割裂一样，他们对情况的严重性嗤之以鼻。在曼哈顿西装革履的市长的建议下，电影院只放兴高采烈的画面，《实事杂志》上刊载了大幅奢侈品广





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计划筹建一家剧院酒店，总造价达约15,000,000美元。“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之类的口号充斥着广播电台。电影《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中的歌曲《幸福时光再次来临》广为传唱。3年后，作为“新政”的竞选歌曲，它再次流行起来。1930年初，大萧条乌云笼罩天空时，廉价收音机的制造商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美式幽默充当了这场危机的溶解剂。有笑话说，每买高盛集团的一股就配发左轮手枪，甚至传言某饭店的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住宿者：“是来睡觉，还是跳楼？”不久后，当大规模失业的新闻占据报纸头条后，“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这类虚张声势的字眼便取代了原来的尖酸刻薄。破产的店主要么在店门上写着：“本店是个错误”，要么写着伤感的“破产和抛售”。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庆祝这一周被定为“商业信心周”，也许繁荣就在前面的拐角。

一些企业在大牛市的势头下苟延残喘。1931年，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华尔道夫酒店在曼哈顿开张，高达120层的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也在这一年落成。然而，这些宏伟壮观的商业宫殿中，却有大部分楼层都处于闲置状态，如幽灵般矗立着。同年，纽约市最让人记忆深

告，诱导着工薪阶层以
赊账的方式消费。《星
期六晚邮报》乐观地向
人们保证“华尔街能卖
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
品”。在11月初，“价值
750,000美元的珍珠项
链”摆放在曼哈顿珠宝
商的橱窗里，而舒伯特
兄弟公司则跃跃欲试，